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幻梦/(清)花月痴人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6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104-01287-7

I. 红… II. 花…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614 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10008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86 千字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存 24 回。题花月痴人撰。道光二十三年（1843）疏影斋刊本，内封题“道光癸卯新刊幻梦奇缘疏影斋珍藏”，卷端题“红楼幻梦”。芜湖图书馆有藏。

【内容梗概】

《红楼幻梦》的自叙颇能说明该小说的主旨。“同人默庵问余曰：‘《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默庵曰：情之谓何？余曰：本平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谓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

目 录

第 一 回	警幻仙情圆夙世因 绛珠女魂游太虚境	(1)
第 二 回	愿遂三生珠辉洛浦 缘成隔世玉粹蓝田	(12)
第 三 回	贾宝玉忿语激新偕 林颦卿微词舒旧恨	(28)
第 四 回	治深情香衾假软玉 持正论淑德立贤箴	(46)
第 五 回	光府第宝玉中乡魁 返尘寰湘莲求妙偶	(62)
第 六 回	矢志持家累储巨富 含悲认弟联捷春闱	(80)
第 七 回	林琬玉孝让分财 贾绛芸天恩恃宠	(97)
第 八 回	狗彘奴刁谋陨命 义侠士奇遇成婚	(113)
第 九 回	史湘云重征蝴蝶诗 林琬玉双效鸾凰侣	(127)
第 十 回	颁御宴贺喜闹新娘 续前缘借尸还艳魄	(147)

第十一回	戴瓦弄璋醺金作宴 登楼度沼酌意题联	(163)
第十二回	游目骋怀赏心乐事 群芳浓艳美景良辰	(178)
第十三回	红香团分题花月吟 碧韵轩共议轮台会	(191)
第十四回	灯月双辉红楼介寿 笙歌杂沓碧沼腾光	(213)
第十五回	淑平儿欣验麒麟兆 慧晴雯补题花月吟	(234)
第十六回	深悟道双玉谈因 小游仙群钗入梦	(259)
第十七回	芳情缱绻卜缘续缘 蜜意徘徊寻梦补梦	(278)
第十八回	王熙凤孽劫归泉 柳湘莲奇功靖寇	(292)
第十九回	雪夜吟诗楼台皎洁 春宵开雍衾枕欢娱	(308)
第二十回	秘闺情群姬舒媚态 联宴会三美逞奇能	(324)
第二十一回	比美方容定评甲乙 葬花祭雪感格神灵	(340)
第二十二回	诞双生千人汤饼会 膺一品五世绉纶恩	(355)
第二十三回	惊恶梦勘破情魔 诉幽情觉述梦幻	(372)
第二十四回	心荡漾翠被困春情 意缠绵红楼醒幻梦	(387)



第一回

警幻仙情圆夙世因

绛珠女魂游太虚境

话说警幻仙姑专管人间才人佳子痴男怨女夙孽沉沦，或以钟情未遂夙恨难消，或遇奸人妒害分其鸾侣，以致抑郁而亡。仙姑必施幻术，续其前缘，消其夙恨，不使青衫涕泪、红粉飘零。因前《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这件公案，十余年间宝玉、黛玉钟情似海两意绸缪愿同生死，原指望百年完聚，不料缘慳运蹇，遇着王熙凤怀私设毒以成其谋。若宝、黛二人配偶，恐黛玉夺其家政之权，比时用了一计，趁宝玉疯迷之际，以金玉良缘冲喜一事说动贾母、王夫人；又乘宝玉痰迷，竟将孽宝钗撮合成婚。只顾其奸谋利己，顿将个娇妍美艳、秀丽文娴的林黛玉弄做泉台艳魂、月夜幽魂，当其绝命之时，香魂一缕悠悠忽忽不知所之。凡人归阴，本坊土地将其魂魄引至本处城隍挂处，按生死簿查其一生功过，发往地府较对，上奏天庭。贤才仁德者，归于上界；应隶仙籍者，证入仙班；平庸者，转世；作恶者，押赴森罗殿，或入轮回，或入诸般地狱受罪。



却说此时本方土地一见黛玉之魂飘渺而来，忙引至城隍庙。挂号值班鬼役看见土地引了一个绝美女魂前来，忙觑鬼眼一看。土地对鬼役道：“这是荣国府千金小姐，有大来头的，须要好生伺候，不得 怠。”土地交代明白即回去了。众鬼役左看右看，伸伸鬼舌头，做些鬼样，捣些鬼话，各种鬼形不一而足。一个鬼道：“这位小姐不知害什么病死的？”又一个道：“你瞧他的脸，就像出水荷花一般，只怕是害相思死的。”那一个道：“咱们去盘问他。”这个道：“不可，不可。刚才土地老儿交代的话没听见吗？你去混闹，倘若这位小姐撒一个娇喊叫起来，回了老爷，真正吃不了还兜着走呢。倒是问问他的住处、姓名、替他回了上号，好等老爷开发他去。”那个鬼走到黛玉面前，问道：“小姐系何处人？姓甚名谁？说明白了好代小姐通报。”黛玉道：“我系苏州人，姓林，名黛玉。父亲号如海，没了十年。做过扬州巡监御史。”鬼役道：“小姐既系苏州人，如何跑到这里来？不要走错了路，快回去吧。”黛玉道：“此处是我外祖家，我系死在这里的。”鬼役道：“原来是这么着。小姐请待一会，咱们替你回判官老爷去。”可怜黛玉深闺弱质，初见鬼役已吓得战战兢兢，又听说要报判官，更吓得站在一旁乱抖。

鬼役进去，见判官在堂上伺候城隍老爷查点案卷，向前跪禀道：“现有木城土地带领女鬼一名，前来挂号。”判官道：“你等问过住处、姓名没有？”鬼役将黛玉回答的话说了。只见城隍老爷将惊堂一拍，大叫一声：“不好了！你们快些回避。”吓得判官、小鬼几个倒退。又见老爷一叠连声：“快请夫人出来，同我看小姐去。”一个回话的鬼役向众鬼道：“奇怪，奇怪。老爷并没有瞧见这位小姐的俊样儿，怎



么就发起狂来了？”正在外面捣鬼，只听里面夫人带了侍女出堂，老爷忙道：“林家内侄女来了，咱们接她去。”原来，林公有个妹子嫁与申家，这申公正直无私未有子，嗣死后做了京都城隍夫人，与如海手足情深，听说侄女魂魄归阴，一面哭着出来携黛玉进去。黛玉认着亲人陡吃一惊，进了内堂。黛玉泣拜道：“侄女违别姑爹、姑妈十余年了，不料姑爹在此为神。可怜侄女孤苦无依幸，望垂悯将侄女送到我爷妈那里去。”申公道：“这个自然。但是，阴曹地向例先要到咱们苏州城隍处归籍，再得与令尊堂相见。”申公当将黛玉魂灵送至苏州城隍那里查了册籍，苏州城隍向黛玉道：“小姐乃上界仙子临凡，今日去世即有仙女来迎，今日送小姐回府。”随即命鬼役先去通报，又着女鬼伴送黛玉回家。

林公得知忙与夫人道：“可怜女儿死了，他的魂来了。”夫人听说，大哭起来同林公赶出外厢。黛玉一见发起怔来，只听林公、夫人齐说道：“儿呀！你怎么不在人世了？”二人赶来到了面前。黛玉心里明白，无如气急身惊心酸腿软不能趋步，只哭叫一声扑跪在地，已痛倒了。慌得林公同夫人急忙扶起，叫侍女扶进内室。夫人坐在炕上，将黛玉搂入怀中。林公同坐炕上，齐声叫道：“我的儿，醒来。”歇了好一会，黛玉方才舒气，呜呜咽咽，满面泪痕道：“爹爹、妈妈，可知女儿死得好苦呀！”说着要下地来，夫人道：“你且歇歇再说话。”停了一会，林公道：“我自没后，上帝念我为人正直，将我补授城隍之职。以前同儿、娘在四川耽搁几年，后又在湖北耽搁了几年，今已任满告假在家，将来可转天。我一生的心事指望儿长大成人得一佳婿，方慰我爱儿之心。不料儿因何得病就夭亡了？今日到了跟前，儿啊！我一见你心



如刀割。”夫妻、母女又痛哭起来。幸得侍女善言，百般解说，方才止哭。黛玉从贾夫人怀里起来，泣拜于地，夫人又拉黛玉坐在身旁。

黛玉道：“爹妈在上面坐，容女儿坐在下面。”夫人道：“你就这么坐罢。”黛玉拭泪道：“自从那年雨村先生送女儿进京，一到外婆家，老太太见了女儿抱着大哭，舅母、众姊妹们好容易将老太太劝住。女儿待老太太放了手，才一一拜见。宝玉哥哥、女儿都在一块儿跟着老太太饮食起居，老太太极疼爱女儿。”贾夫人道：“老太太爱我如掌上之珠，见你思我自然如此。两位舅父、舅母待你如何？”黛玉道：“一样疼爱。”贾夫人又问：“表兄弟、姊妹等，待你怎样？”黛玉道：“也都很好，惟有宝玉哥哥待我比别人更厚。”贾夫人点点头，又道：“还有你珠大嫂子、琏二嫂子怎样呢？”黛玉道：“珠大嫂子极端厚待小姑子最好。那琏二嫂子见面时，女儿吃了一惊，不知怎么样心理有些怕他。”贾夫人道：“这是什么原故？”黛玉道：“女儿亦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来。”贾夫人道：“他待你怎么样呢？”黛玉道：“那些外面光景像是好的，因为老太太疼我，要敷衍的好看。估量着他的心里是时时忌克我的。”贾夫人道：“这么说来，他与你是面和心不和的？”黛玉一面答应，又淌眼泪。贾夫人道：“你合他可曾拌嘴、赌气没有？”黛玉道：“我在那里十余年，上下众人从来没有合人淘气的事，况且琏二嫂子为人尖酸利害，现管着家，只知趋奉老太太、二舅母两个人。老太太、二舅母因此最喜欢他，大众巴结他，怕巴结不上。还有谁敢得罪他一点儿吗？”贾夫人沉吟了一会道：“原来是这么着。”林公道：“且慢，问这些话我倒要问问那里近来的家道，还是从前烈



烈轰轰的势派不是？”黛玉道：“几年前，元妃娘娘归省的时候，正是繁华极盛。近年来入不敷出比以前差多了，狠打饥荒呢。”林公叹气道：“难道你两位舅舅也不经心整理，将来头坠下去怎么处？那边东府里大约鲁卫之政不问，可知那些表兄们那个有出息呢。”黛玉道：“东府大哥不肯认真治家，这边琏二哥总揽家务，倒难为他支持。”林公道：“这是大些的，那小些的即如。宝玉可还好么？”黛玉见问心中一刺，甚是踌躇。无奈父母动问不敢掩饰，只得直说：“因为老太太钟爱娇恤惯了，脾气有些乖。”林公道：“他读书、写字可肯用功？”黛玉道：“他天分聪明，能读书，大、小字都写得好，只是不肯用苦功。二舅舅规矩虽严，未免一暴十寒。”林公道：“到底制艺如何？”黛玉道：“近来文章也做好了。二舅舅很喜欢珠大哥家兰哥儿，却肯攻书，将来大有出息。惟有环兄弟太不爱好，阖家的人很嫌他。”

正在谈论，外面请林公说话，只得出去。这里夫人又问道：“老太太家有个侄孙女儿湘云丫头，可好么？”黛玉道：“湘云妹妹文才、女工都好，性情爽直，老太太最疼他，时常来住着玩。还有二舅母家姨妈带了男女蟠哥哥、宝钗姊妹、丫头香菱进京来住，一在外婆家。那年元妃娘娘省亲，宁荣两府后首一带盖做省亲别墅名大观园，其中亭台楼阁馆院轩斋，以及四时花木山石流泉竹桥茆屋建造的精巧异常。娘娘省亲之后恐怕院宇荒芜，即有旨意着众姊妹、大嫂子、二哥哥合女儿都住在园中读书。女儿住处名潇湘馆；后首又有大舅母的嫂子带了女儿岫烟姊妹，来投奔大舅母住在园中；还有薛姨妈的侄女宝琴妹妹；珠大嫂的婶娘带了女儿纹姊妹、绮妹妹同伴来京，亦住在园中，那些姊妹合女儿极



好。”夫人又问：“几位表姊妹如何呢？”黛玉道：“迎春姊姊忠厚、本分，过于懦弱；探春妹妹聪明，才干算个尖；见惜春妹妹亦聪慧过人。那些亲戚姊妹都人才出众。”夫人道：“你们许多姊妹住在一块儿，做些什么事？”黛玉道：“念书、写字、做诗，闲常做些针黹。老太太最高兴，常在园中饮酒赏花，很热闹。”贾夫人道：“若照这么样，你在那里尽可逍遥自在，为什么一病就不能治呢？”黛玉一闻此语，那眼泪犹如断线之珠直滚下来，一面哭道：“女儿虽有老太太疼爱、众姊妹同伴，终是孑然一身。见他们有父母兄弟姊妹的，回想我爹妈没了，只剩女儿一人，因此时常伤心落泪，竟哭伤了，长年多病，所以身子单弱。捱到于今竟难治了。”贾夫人道：“你到底是个什么病，害了几时才死的呢？”黛玉道：“只有几天病。”夫人道：“怎么起的，你说给我听。”黛玉道：“有一天往上房去，走到园中半路上听见个丫头啼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林姑娘，我告诉你评评这个理，因为宝二爷病了，疯疯癫癫总没有好，说是这几天要娶宝姑娘过来冲喜。白问了我姊姊一声，明儿娶过来了咱们还是叫宝姑娘，还是叫宝二奶奶这句话，又没有说坏了什么事情，我姊姊就打了我一个耳刮子，你说可委屈死人。我问他为什么打我，他说琏二奶奶那么吩咐着，不许人混说。这件事原是瞒着人，不把园里的人含潇湘馆的人知道，你没听见吗？在这里混说混问，我说谁告诉过我的吗？姊姊还要打我，才到这里来哭的。’说着还在那里哭。女儿听这话诧异，走到上房，只见宝玉哥哥傻笑、老太太、舅母、姊妹、嫂子们都不在那里。我只坐了一会，那些屋里的人赶着催我回来了。刚到屋里只觉心中一慌头上一晕，喷出血来，几乎栽倒，紫



鹃们急忙扶到炕上。从此吐血不止，医药罔效，捱了两三天就断气了。”说到这里，黛玉喉中哽咽，又痛哭起来。贾夫人听罢，叹口气道：“哎，其中必有原故。我的儿你不好说明，我已猜着被人坑死了。”于是黛玉越哭越愤，贾夫人又搂黛玉同哭。

正没开交，只见林公进来道：“何苦是这么样。”贾夫人即将刚才同黛玉回答的话述了一遍，林公亦甚恼怒。夫人道：“老爷，你可知道琏二侄媳凤丫头，本是个刁钻利害狠泼刺的东西。他见女儿比他聪明、精细，又知书识字，恐将来配了宝玉夺他掌家之权，故将巧语花言说动老太太合二嫂子，将他娘家的亲人宝丫头弄过来与宝玉成亲，生生的将女儿终身大事拆散，陷了女儿一命。”便咬牙切齿向林公道：“老爷你要想个法儿，将凤丫头这蹄子弄到这里来糟蹋个死，出出咱们的气，才得甘休。”林公道：“凡人生死有数定的，倘他阳寿未终，如何能杀把他拘来呢。你别着急，待我分头致书两处城隍，将女儿、凤丫头的生死簿细细根查他们的前因后果方得明白。可怜女儿哭坏了，你们且静静的歇着，等查了簿子再说罢。”林公一面差人查簿，夫人同黛玉又说别话。随后两处送到生死簿抄底来看，上注：“王熙凤，阳寿三十三岁。为人尖刻、悍妒，盘剥重利，弄权害人。拆人婚姻两次，被害者五人：一次拆婚张金哥、崔姓；二次拆婚贾宝玉、林黛玉；戏诱致死贾瑞，惨妒致死尤二姨。一生功微恶极，女中劫星。死后阴曹受诸般恶罪，贬入轮回。林黛玉，阳寿十七岁。乃上界仙珠历劫临凡，为人聪慧贞淑，懿范贤才。命犯劫星，病没时旋入尘凡了其夙愿，夫荣子贵偕老归真。”林公看罢喜形于色，递与夫人。黛玉看后，一面



说道：“女儿的前因后果，遭过魔劫方有好处这也罢了。天机不可泄漏，还要回归仙籍再又临凡。且等一会，我还有许多最重要紧的话慢慢合你说。”

正在话别尖，有仙女来催促黛玉起身，刻不待缓。因警幻仙姑那日从各司稽查册籍，屈指一算对众仙女道：“目下正是绛珠妹子劫尽重生之期，他的魂灵已回苏州，父母相叙比。”即吩咐两个仙女道：“尔等速即下界，将他魂灵引来，切勿刻延误事。”两仙女领命，纵起云光，一霎已到苏州林府见了林公等。二仙女道：“我等奉警幻仙姑之命，迎接令爱小姐速回太虚幻境，注册销籍，旋即回凡。仙姑叮嘱刻勿迟延，要紧要紧。”林公同夫人听罢泪流满面，不禁伤心。黛玉听说叫了一声，滚到夫人怀里已昏晕过去，叫唤半晌方才苏醒。黛玉哭道：“女儿不到太虚幻境去，望爹爹写封告疏，求求仙姑将女儿名字销籍舍了，女儿在此长久侍奉爹娘罢。”一面说着，哭的惨不可闻。林公同夫人昏昏闷闷亦痛哭不止，两仙女亦为陨涕。林公道：“儿呀！这是你命中注定的，我何能挽回天意呢。况且，你此去回凡完尔夙愿，正是苦尽甘来的时候，如何不去呢。”黛玉道：“女儿情愿在阴间过日子，强如在外婆家失了怙恃伶仃之苦。”一面拉着父母衣襟，痛苦又道：“女儿才来未久，怎舍得违背爹娘又往那陷我的地方去呢。”贾夫人道：“你听我说，譬如你阳寿未终，此时我两人尚且不得与尔见面，你还在那里不死不活，又不得遂你的心事，白瞧着人家热闹，那个日子真不好过又待如何呢？这么退一步想想你就明白了。”林公道：“你可记得那年送你进京，你却难舍，自然也要硬着心肠走了。况且，此去光景越过越好，我的儿早些去罢。”黛玉紧紧拉着



父母那里肯，放哭得似醉似痴。两仙女道：“小姐且到幻境见了仙姑，那里有缩地法返魂香怀梦草，小姐若见亲人，将缩地法作起就可以神灵叙会时常相见，还不好吗？”黛玉听了说道：“果然若得如此，我才放心。”仙女又催起身。黛玉无法只得吞声含泪拜别了父母，两仙女将黛玉扶到中庭，仙裾一拂登时御空而去。林公同夫人抬头仰望，洒了一回泪才罢。

再言黛玉被仙女引出查冥之际，渐见光明倏忽，已到太虚幻境。仙女指点道：“那高大牌坊里面就是仙宫了。”黛玉细看，但见云容缥缈树韵琳琅，数派飞流千峰翠嶂，白石青苔纤尘不染，琪花瑶草芬馥异常。心中惊异，果然仙境非凡。到了牌坊抬头看见匾额乃是：“太虚幻境。”旁边对联道：“因属情真能灭假，缘从心有莫愁无。”再走进去，乃是一座高并云霄金碧琉璃的宫殿，门外一匾，上书：“觉迷慧岸”。旁首对联云：“女怨男痴情到魔深心不泯，天高地厚历降劫尽数犹宽。”黛玉看了，心中惕然默会，匾对的意旨，竟是成就自己的原故。天地恩厚如此，可谓大造化了。”

跟随仙女进了宫门，绕过配殿行至正中，遇着仙姑迎來，携了黛玉进去，说道：“妹妹阔别了。”黛玉道：“弟子久谪人间，今日幸睹仙颜，顿舒夙念。”随即深深下拜。仙姑挽住，让黛玉坐下。仙姑道：“贤妹尘寰历劫十余年，春怅秋悲，泪尽罗巾，自怜幽独。身居锦绣之业，命等飘零之叶。临风感叹，对影歔歔，我为你踌躇熟矣。”黛玉道：“弟子沉沦凄楚，仰沐垂怜，中心怏怏。”仙姑道：“今日引妹妹归来，一结前因再成后果，我合你各处领略一番。”说毕，同黛玉到多情司、薄命司、坠泪司、断肠司、销魂司、顾影



司、怅望司、凝想司、感月司、惜花司、悲风司、怨雨司等处一一细看，又将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与看。黛玉颖悟非常，默识一遍即已了然。又到殿后，见一门上悬着“降珠仙阙”匾额，进去则见白玉花栏围着那株仙草。指与黛玉道：“看你这草光华耀目，香气沁心，欣欣向荣，正寓贤妹嘉祥之瑞。”又引至前后左右逛了一回，仍到原处。叫众仙女相见毕入座，摆上酒肴，无非蓬岛奇鲜仙源玉醪，不必多赘。比将前后曲谱与黛玉对看，令众仙女将前次演与宝玉听的曲子一一歌完，又将新翻改换的数页再复歌一遍：

歌曰：

连理枝，这的是灵河仙草萎重生，那便是青埂神瑛暗复莹。十年魔障今消尽，打破了生关死劫，超脱了冤孽沉沦，才博得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固因他贞芳自戍，善行维诚，须知是穷通寿夭由天定，立志晋修却在人。看此日，欢偕连理，相与乐长春。

幻无常，美质绝纤瑕，性坚贞，气自华，晶莹似雪真无价。得良人爱他，恨凶人劫他。忽把个妙连城空受强梁陷，幸神灵呵护交加，提出污泥中，寄人篱下。喜相逢，多情义士牢牵挂。这正是任良工重经雕琢，与圭玉为侪。

乐重生，西池玉蕊芬馥，娇红合藏金屋，如何摇落归空。恨只恨莺瞋燕妒，更何堪剥蚀顽虫？感凋残物化觅艳无踪，幸阳春有脚返魂，香萼月下重逢。此日多情公子，抚今追昔，默识芳容。合欢



时，但领取灵根苏换并敷荣，任是无言桃李，一样笑东风。煞尾色本空中现，空明色更多。漫说道寂静虚无干净也，转幻出空中楼阁势巍峨。又只见锦绣繁荣地，温柔安乐窝。都只为人情缺陷长为恨，因此上补出这玉润珠圆一曲歌。

黛玉听完，心中默会。此番黛玉魂游景况与宝玉神游大同小异。黛玉心想：“原来真有此事。从前宝玉对我说过，曾梦到此处如何饮酒、听歌，我还半信半疑。今日身历此境，足见宝玉真不欺我。”仙姑道：“曲中意旨贤妹参详，我已托渺渺真人带你下界还魂，毕你同神瑛侍者三生之愿。今赠你通灵符诀锦囊，付真人替你带去，内贮返魂香怀梦草。用时佩在身上，升天入地、与鬼神相见无所不通，待你缘满归真再合你共赏仙壶韶景。”黛玉正在留恋，只见渺渺真人到来，向仙姑稽首道：“我今引绛珠仙回阳，茫茫大士已指拨神瑛侍者去了。”说毕，仙姑同黛玉行至牌坊，又叮咛道：“贤妹历视诸册，此乃天机切勿漏泄。”黛玉连连答应。只见真人将袍袖一拂起朵艳云，托着黛玉魂灵飘然而返。欲知怎样回阳，下回分解。



第二回

愿遂三生珠辉洛浦

缘成隔世玉粹蓝田

话说真人送了林黛玉的魂回来如何还阳，暂且少停。先要表他那夜陨命之时，正是薛宝钗于归之际，一家的人都在新房热闹，无人去报黛玉死信，且怕凤姐申饬。及至宝钗坐房合卺撒帐等事已毕，次日才回凤姐。凤姐来至潇湘馆一看，不免洒了几点泪，说了些掩人耳目的话，回来才把黛玉已经咽气回了贾母和王夫人。贾母听说大叫一声，晕倒在炕。醒回只得哭道：“我的儿，是我弄坏了你了！”人人解劝，痛哭不止。忙吩咐人快请好大夫来瞧。众人说：“林姑娘已断了气，要回过来，万不能够。”贾母道：“胡闹的话，才病了两天就死透了吗？”一叠连声叫人快请大夫。又嗔凤姐：“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凤姐道：“那时正是宝妹妹花轿进门，怎好回这话呢。”贾母一面哭着叫人请大夫，要亲到潇湘馆去，慌得众人再三苦劝才歪在炕上。因连日劳神，又淌多了泪，已昏沉睡着了。

王夫人趁空回房歇息，只见贾政垂头丧气淌眼抹泪。见

